

和書門

二六四六三	和書門
一〇六	類
二一六	函
四	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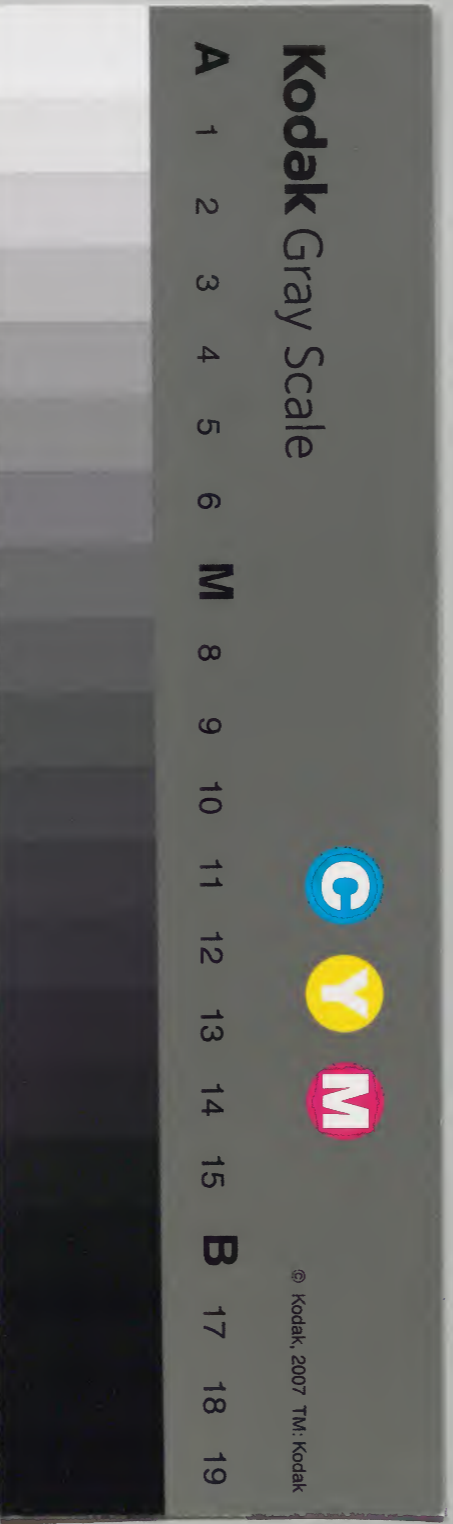
詩文 二三四

236

二六四六三	和書
二〇六函	類
四	冊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463
冊數	4 ( 1 )
函號	206 236

206-236



# 艮齋文略續

## 附詩略

全四卷

嘉永癸丑刊



艮齋文略後序

淺草文庫

艮齋翁文略後刻成携來以示且  
請為之序蓋予之交於翁也久矣  
初翁之出東奧未寓一齋先生之  
塾遂入先考快烈之門季時予齡  
僅十一每就一齋先生學旁聽翁  
之論說亦不少藉於乞兄櫪字則  
切磋之朋友而於予則指擿之先  
輩也曩錄文略前編乞兄既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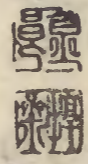
序

首今也續刻之引予烏乎可辭於  
記翁之在先考之門也晨夕教  
勉勵或真同室儕輩曾燭論經往  
往到鷄鳴而不已先考曾公畏煩  
志強氣銳後必有成既而下惟後  
臺教育生徒讀書之樓遠眺蒼岳  
扁曰見山後又遷居鞠坊從游者  
益衆矣迨天保之末官振興學  
政如寬政之舊於是諸藩風靡化

誦之聲殆遍天下翁終貫為奧之  
二本松藩後擢為教授既而官  
召賜 涓無幾特旨拔補于昌  
平孝教官寔異數也因追思往事  
忽々四十餘年磨礪之全志寸無  
二三亡兄之墓木將拱而予亦老  
矣惟翁年踰耳順學殖文章卓乎  
為後進所攀援挾書而踵者陸孩  
盈門列族以下相延聘誨經歲

序  
虛日可謂老而益壯者矣若夫  
之博閱從攬若樞富賤而詞藻文  
辭亦不愧乎古人者世之所共知  
故予不復贅蓋斯編係藩儒時所  
作而其榮擢以後之集則待異時  
續刻云嘉永六年就集昭陽赤奮  
若清和月滿潢林輝題

惺齋藤田良書



序

士之卓然出羣獨立而不為風習之所囿  
欲以垂榮名於方來蓋在德而不在文矣夫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也然苟德之不  
脩而惟文是務其不流乎輕浮詐誕者  
幾希矣是以英邁非常之士必先脩德而  
不務文然學德誠脩則不期文而自文矣

序

亦奚問其工與拙耶吾良齋先生蚤潛心  
古學涵養既有年學德充而光輝發其  
于詩于文典雅婉宕滴焉浩焉所謂不  
期而自文者則不唯文于文而又文于德  
可謂彌文矣彌文而後可以為學者  
標準而傳乎方未此是編之所以續刻而公  
于世也直養從先生而遊者三十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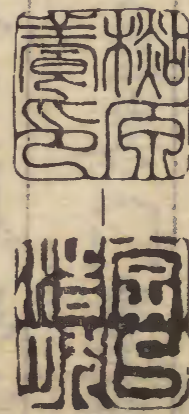
其設科一以經術為本而未嘗汲汲乎  
詩文獨謙恭自持虛襟接物推轂後進  
如不及焉於是門下諸士皆知所當務若  
隨其器局而有所成此雖費于先生神  
會之餘而亦得之於一齋老師老師固  
文于文而又文于德然其為教方峻嚴  
重以躬率之故能造士門庭桃李之

盛海內罕媿年以一時碩望釋褐於  
大府有教官之命而先生出其門學德  
所燻灼舉世靡然莫不景仰其風彩於  
戲先生師道之隆如茲豈得無淵源乎  
老師也哉宜乎尋膺徵命入備教員  
師弟相駢容與乎黉廷可謂曠世偉事矣  
然則士之欲垂采石於無窮其在德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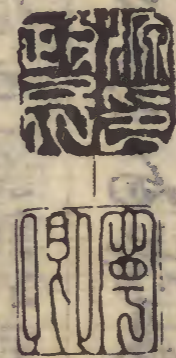
在文者較然可見矣若直養多似幸賴其  
教以獲叨同僚而又託一言於簡端亦  
先生之貺也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聖  
之所以為憂也顧乃不憂其憂而特憂  
詩文之不工者近日學者之陋習也已矣  
讀此編者可以鑒焉

嘉永六年春三月既望

杉原直養撰



小笠原政民書



良齋文略續卷之一

東奧 安積信著

扈從九日志序

樞宇林公。眎信以扈從九日志。且曰。宜為之序。信欽  
惟。國家重熙累洽。海內清平。蓋二百有餘年於  
茲矣。揆厥所由。非以下。烈祖智勇文武。撥亂反正。  
功德與天地罔終極也耶。粵。大駕親詣日光山。  
致祭祀。乃所以盡誠敬。報功德。洵一代之盛典。而公  
實扈從焉。乃錄所覩為一卷。凡。宮廟祭祀之肅  
雖。侯伯警衛之森嚴。皆可以概見焉。而。朝廷省

文淵閣卷一  
冗從簡。鹵簿和整。公辟有景從之榮。道途無煩擾之憂。百姓觀者不禁。召見耆耄。賜以錢糧。孝義及貧疾者。亦賜賚各有差。蓋盛德大業。丕承祖猷。所以涵育斯民於深仁厚澤之中。而延國祚於億萬斯年者。尤可以於是焉。仰闕一端。則茲卷所係者綦鉅矣。故信不顧僭越。竊頌盛事而序之。若夫文辭之雄。沿途山水之勝。匪茲卷所重。不暇及云。

封內廣狹錄序

封建之制。乃聖人公天下之心。而國勢之強莫大焉。然得其實則治。失其實則亂。是以三代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大者不過百里。小者僅五十里。同宗異族。星羅棋布于九州之內。而天子乃以千里之地百倍之衆鎮撫之。強幹弱枝。寔得其實矣。周道衰。諸侯力爭。分爲十二。合爲七國。是則後王不德所致。非封建之失也。秦懲其弊。廢諸侯。置郡縣。以天下爲一人之私。二世而亡。漢矯其枉。立宗子。封功臣。而大過聖人之制。故叛者如蝟毛而起。柳宗元觀其如此。以爲封建非聖人之意。豈通論也哉。吾邦封建之制。始于鎌倉源公。成于足利氏。盛于織田氏。豐臣氏。其得失之迹亦可見矣。鎌倉源公。封功臣甚小。而將士皆能



用命。無分裂割據之憂。其制頗得焉。迨足利氏。則宗室勲臣。皆受大國。連數城。甚者至有天下六分之一。是以尾大不掉。叛亂相尋。以至于亾。織田氏嗣興。志業未成而歿。豐臣氏承其餘烈。不惜土地。鼓舞天下之豪俊。故不數歲。戡定海內。而雄藩鉅鎮。殆過足利氏。遂亦致尾大不掉之憂。此皆不得其宜者也。惟東照公衆建諸侯。而不侈其封。又使諸侯分封其子弟。凡天下襟喉要阨之地。皆置內諸侯守之。其他內外諸侯。參錯而建國。犬牙相交。形束壤制。邦君莫敢有異志。蓋其所以立制度者。內以監于鎌倉以來得

失之迹。外以參于三代聖人之制。漢廷名臣之言。咸從其宜而斟酌焉。封建之制。至此大備矣。是以四海寧靖。民不見兵革。二百餘年。雖三代盛時。曷能過焉。試使宗元觀之。吾知其感歎咨嗟。自悔其言之不當也。夫東照公纒風沐雨。百戰而定天下。又盡心思。以立萬世不拔之制。其功德與天地罔極。然非察于制度之縝密。孰知東照公用心之深。非觀于諸侯興廢沿革之迹。又孰知善之當勉而惡之當懲哉。幕朝世臣飯田君子雄。嘗欲究諸侯封地之廣狹。以成一書。但數百年間。有遷徙焉。有支封焉。有

增減焉。有削除焉。紛紜轆轤。不可分疏。君悉逆其流。討其源。竭數十年之力。始克成編。名曰封內廣狹錄。於是侯國之大小。與夫遷徙支封增減之迹。瞭然如指諸掌。誠爲經世有用之書矣。昔白石新井先生。著藩翰譜。敘諸侯勲閥世系。頗爲精詳。此編所載。與之相爲經緯。俾讀者知東照公制度之密。賞罰之正。而勉善戒惡之心。油然而生焉。其功豈曰小補之乎哉。令弟大原君命之。深喜其成。親寫一部。授信爲之序。信不得以謏陋辭。因略敘封建得失之故。寘諸卷首云。

數雅序

余下帷授徒。旣閱二十春秋矣。幕朝子弟。挾策而過者。不爲少。大抵其祖先出於戎馬百戰之餘。刀瘢如刻畫。箭鏃著體。不知有幾升。以此立勲閥。貽爵祿於子孫。勞亦至矣。升平日久。恬嬉成風。志惰而神昏。筋慢而肉緩。雖學文武之業。鮮克刻苦而成立者。然祖先英武之氣。傳數十世而不磨。俊邁精悍。不爲風習所囿。而孳孳然以成其業者。往往崛起。若杉原君希住亦其一也。君幕朝世臣。少好學。從余而遊焉。其爲人志篤氣銳。尤精力過絕人。朝夕彎弓盤

馬。練習刀槍。以其餘暇。博究經史。猶記往年與諸子  
胥約。夜間講周易者。月六舉。每遇暴雨大雪。輒謂諸  
子必不來。獨坐挑燈讀書八九行。則屐聲橐橐徹耳  
而君已在門矣。如是者數年不變。余又嘗選有明諸  
大家之文。貼籤其題。屬君鈔出。遂成數十卷。君指掌  
爲之。睡而未嘗告疲倦。余以此知其終克成學業也。  
後君果戰於場屋。先登受賞。未幾爲昌平黌助教。踰  
年爲西城衛士。兼助教。蓋爲助教者。官特免其  
上直。又許借黌館秘書。於是專肆力於文學。珍笈奇  
函。人間所罕覩。悉得以涉獵而咀嚼之矣。性又無他

嗜好。惟喜藏書。每縮衣食購之。插架已數千卷。日夜  
沈涵其間。學殖大進。嗚呼如君者。可謂不爲風習所  
囿而無愧祖先勲閥之勞也已。頃者出其所著數雅  
十四卷。示予請序。凡霄壤之間。總總林林。有象有數。  
而其稱號散見於經史百家。稗官野乘之中者。部居  
類次。粲如列眉。於五雅之外。更樹一赤幟。大有功於  
藝苑矣。於是私自喜所見之不違也。因舉君力學之  
概以爲序。并以勗同社。使無愧祖先之勲勞焉。天保  
甲午陏月

大學劄記序

千賀子復。大學劄記刻成。屬予序之。時予適有伊豆之行。未及起稿而發。遊覽半月。窮山水之勝而歸。則子復復來。申前請。予胸間雲煙之氣。猶勃勃不能遣。雖無其請。固將藉以發之。況請之勤乎。自孔孟歿。千五百年間。德業功烈。非無入也。文章議論。非無入也。名物度數之詳。訓解援證之博。非無入也。然至繼千古之絕學。則獨推朱子者何。以其能發揮格物致知之義也。格物致知之義不明。則誠意正心。將從何處下手耶。韓昌黎作原道。引聖經而遺之。曾南豐作筠州學記。僅能及焉。而未得其義。其他諸儒之解。皆不

中宵祭。至朱子而說始定。雖後世有碩儒。究不能駕其上。學者捨此而又何所據哉。然予於奉其說者。竊有所憂焉。予性好山水。每遊必先按地志輿圖。熟誦前人遊記。自謂巒容水態。皆旣神領。意會於方寸之中矣。及其裹糧擔筇。目睹而足踏。則山勢之起伏。向背。水脈之源委。濶狹。詭狀萬變。與向所料度大不同矣。因悟天下之事。苟不能卽其實際而體究之。而徒鑽故紙。揣摩於影響之間。自以爲格物致知者。豈朱子意也哉。虛見易而真知難。空言易而實行難。此又不可不深省也。子復氣銳而才雋。自幼沈潛乎朱子

之學。頗能涉其潭奧。乃若斯卷。纂輯先儒之說。間附以其所見。簡而該。約而不遺。粹然足以羽翼章句矣。然子復不敢以此自畫。而予所望亦不止於此。故題數語於首簡。以勉之。

孟子井田釋序

天下之勞苦艱難者。惟民爲尤甚。寒耕熱耘。手瘃足胝。奉租稅。供徭役。終歲不遑寧處。故先王愛民如赤子。凡井田學校禮樂政刑之設。莫非撫綏而教導之也。周道衰。王政廢。降而迄于戰國。天下大亂。時君世主。惟攻伐是務。頭會箕歛。浚削生民之膏血。不復知

留心於民事。世之學士。顧乃濟之以霸術功利之說。是猶抱薪救火。羸盜糧而借寇兵。其說益熾。其禍益烈。天下之塗炭。至此極矣。孟子獨慨然欲行唐虞三代之道。其言必以仁政爲先。而施仁政之本。則以井田學校爲要。當時諸侯雖不能用其言。而百世之下。尚得藉焉以知古先聖王治天下之法。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者。豈虛辭也哉。第先儒解釋。紛紜轆轤。竟難一定。況較之吾邦田制。茫乎不可的知。則先王之良法。前哲之微旨。安得精通而明辨之邪。水府藩士。友部君好正。好學有器識。嘗爲縣令。知稼穡之艱難。

審生民之利病。讀孟子有感焉。因著井田釋二卷。折衷諸家之說。附以所見。又參諸吾邦田制。以究其畝數多寡之數。於是先王之良法。大賢之微旨。粲然可觀。其用心於民事。可謂深且厚矣。然好正之意。非謂可行諸後世也。將以明先王治民之法焉耳矣。蓋時異勢殊。井田之制雖美。而漢土且不能行。況於吾邦乎。爲人主者。誠能原先王之意。而不拘其迹。以不忍久之心。行不忍久之政。則田不必井授也。稅不必什一也。兵農不必合并也。因其地而經之。隨其宜而理之。斯可以躋斯民於邛隆之治。而一夫莫不獲其所。

矣。若夫謏謏焉拘古人之陳迹。而不顧時勢之宜。雖純乎行井田之法。適足以亂天下耳。但本立而道生焉。經定而權行焉。苟不知先王之良法。前哲之微旨。又烏得通于天下之宜。而斟酌之。然則斯書所釋。乃王政之大本大經。而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者也歟。

消寒集序

甲午六月。連旬無雨。毒炎如燬。終日昏昏。曉交不可。擘。偶亂抽架頭之書。得消寒集披讀之。則梧南林君。與其昆季及社友所于喁也。瀏覽之間。忽而木葉盡脫。山月高寒。忽而玄雲霍靄。積雪擁邱。或空籟灑地。

凍禽啁樹。或殘菊已凋。早梅初放。樓臺亭榭之幽閒。林柴畦圃之蕭澹。凡三冬情景。可入詩料者。先後錯出。未及終卷。而神已寒。骨已淒。肌膚浙浙起粟。直欲索裘加之。不復知毒炎之爲何等物也。於是啞然笑曰。是清暑集也。而曰消寒。何哉。庚暑之候。猶覺凜冽。試就霜檐雪窻誦之。殆將指墮而足疼。是增寒也。何消之有。旣而惕然悟曰。君生長綺紈。腦滿脂足。壯氣充溢。苟非踏大雪。涉層冰。不能發舒。况君清如冰雪。幽如梅花。奇如寒巖舞空。而古木壽藤。盤亘其間。故於冬景有所契焉。固非若山澤癯儒。借酒肉爐火之

力以防風雪也。則以此消寒。何不可哉。抑君才學富贍。又諳練世務。雖欲久愛閒職。安冷局。必爲時所驅迫。一旦據權要。氣燄烜赫。屋頭炙手可熱。當是時。出斯卷讀之。卽可抵一服清涼散也。顧子眼孔不大。惟寒是懼。真寒儒之見。不亦好笑乎。

續消寒集序

梧南林君。編續消寒集成。復命予以批糠之導。予袖歸。是夜天寒欲雪。一片冷矐。挑燈據几。竊謂於去夏庚暑之際。讀前集。猶凜凜生粟。况此寒夕。恐肌膚之瘃裂也。試開卷讀兩三首。微暖忽生。體愈讀愈暖。遂

覺渾身成春矣。意甚怪之。既而悟曰。諸君際泰。毋之盛。而薰之以詩書禮樂之教。神愉氣爽。無所怫鬱。是心之和也。朋友高會。揚風扞雅。芝蘭相薰。頃荒相應。是交之和也。山莊野寺。聯鑣而遊。攬雲嵐於襟帶。弄雪月於几案。是遊之和也。故其詩雖詠窮陰沍寒之景。亦皆太和之氣所發。而此集又聚作一團。使閱者欣然。如蟄蟲蘇而春雷奮。無足怪者。吾於是信消寒之名果不虛矣。傷有童子笑曰。昔蘇子美以漢書爲下物。今先生以此集爲下物。遇一佳句。輒舉一杯。遇一佳聯。又舉一杯。至通篇皆精妙。則拍案絕叫。連飲

數大白。卷未終而一壺劍菱春已報盡矣。此其所以生暖而顧以爲此集和氣所致。甚哉先生之迂也。雖然。先生老矣。蕉量減矣。非此集不足以致此醉。非此醉不足以發此迂。獨無柰小子寒凍難消也。予大愧。推窻而視。則門外雪深三尺矣。

恬齋小稿序

予少時。僑小川街。與恬齋井戶君相鄰。因得辱交誼。屢過從。輒置酒論史。或賦詩以遣興。令弟董烈君。賢嗣浩齋君。亦見愛遇。時予一貧如洗。老屋徒四壁。豈耳。君父子甚憫之。交口推獎。以是生徒稍稍聚。遂得



成家其德弗可諉也。相去三十年矣。君之鬚髮漸黑者。已變爲雪。賢嗣之未弁者。已抱數子。令弟之娟姸可愛者。已化爲異物。而予亦頽然以衰矣。其仍舊者。獨交情耳。君襟韻瀟灑。好學。喜讀涑水通鑑。酒間歷舉史事。纒纒如串珠。吟吐尤清新。無一腐套語。然不欲與世之以詩噪者爭名。惟自適其適。不肯輕示人。也。尊甫董九如先生。以繪畫鳴一時。令弟受其傳燈。而君亦善畫梅。觸興一揮。清馨拂拂。自指間流溢。賢嗣亦好學。精于文辭。三世書香。風流輝映。實纓弁中所罕比也。且廩有餘粟。庭有泉石。官閑無事。得專寄

意於詩酒。子女婚嫁已畢。內外子姪成群。問老候安。亦足以自娛。而齡近七旬。甚健。飲啖如少壯人。天朗氣清。輒去而垂綸于荻浦蓼灣之間。以老漁師自居。視世之僕僕爾趨勢就熱。伺人之嘖笑而爲欣戚者。不屑也。今茲自選舊稿爲二卷。皆清新可傳者。其中有與予唱和之什。快誦至此。忽追憶年少情事。愴然如老婦覽鏡而歎。況交游三十年。至今不渝。尤不能無俯仰感激之意。詎可與他人詩稿。胡越不相關者。概視之哉。故僭加評點。而又爲之序。

竹村伯實。夙入述齋林公之門。以詩受知遇。而賢嗣  
攄字公。愛之殊厚。有故狗奇節。宰木已拱矣。攄字公  
每思其才弗釋。爲刺遺稿二卷。上卷伯實少時所手  
定。下卷則公就其亂稿而撰錄之。刺成。命信爲之序。  
信不文。固不足承茲命。第與伯實契尤深。安可不標  
其素行耶。伯實頎然長身。眼光炯炯射人。少時頗負  
氣。不檢細行。而好讀書。尤工於詩。及長。大有所悔。自  
號悔齋。於是砥礪名節。沈涵經史。而詩又加進焉。初  
學蘇陸。後喜韓。最後出入黃陳之間。體格屢變。筆力  
彌高。而有一種雄邁跌宕之氣。流溢其間。一時名匠

鉅儒。皆推爲射鵰手云。林公別墅。在城北谷中村。公  
每宴賓僚於此。輒未嘗不名伯實。雖公或阻事不赴。  
伯實未嘗不到焉。墅有老桂樹。大數十圍。伯實酷愛  
之。花時必往觀。終日盤桓其下。賦詩自娛。多爲警拔。  
其居嘗燬于火。朋友爭來弔。伯實笑曰。是可賀。不可  
弔也。因與信地坐。劇論太極。欲定鵝湖未了之案。曾  
不問家具存亾。社友相傳爲佳話。其脫俗率類此。天  
性忠鯁。屢以直言忤權臣。遂致非命。其就死也。從容  
畫蘭題句。益寓意也。嗚呼。使伯實尚在其詩。必當邊  
配古人。揚扨一代風雅。豈不惜哉。每與公談及之。未

嘗不慨然悼奇才之不可復得也。雖然伯實忠壯長存於都人口碑。而公以天下儒宗。又訂選遺稿。伯實死不朽矣。而信亦得掛名姓於其中。非深幸邪。故不敢以不文辭。略敘行事。俾讀者知其風節如此。

魏叔子文鈔序

清初諸儒之文多可觀。而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峰尤爲傑出。當時學者稱爲三大家。而徐述齋推叔子爲第一。蓋以其識力過二子也。士生斯世。與天下民物痛痒相關。故得志則行其所學。以達于天下。不得志則書諸策而傳于將來。其自期如此。雖布衣韋帶。潛

居于閭里。而浩浩然橫絕四海者。固自存于其中矣。然辭不達。言不文。不足以行遠而垂久。此又士之所以用力於文也。若夫鬪靡炫麗。而於天下無裨益焉。文雖巧。何足貴乎哉。叔子隱居授徒山中。肆力古文辭。最喜春秋左氏蘇老泉。每以經世自任。其文雖取法於古。而能自出機軸。成一家之言。若歷代諸論。及制科封建變法諸策。皆切當時務。直與蘇家父子相上下。其識力之俊邁。文辭之雄健。超軼于一時。而感慨悲壯之氣。勃勃流溢其間。意亦有所激于中。乃然歟。蓋有明養士三百年。爲區區流賊所殘滅。叔子親

閱其禍。故因千古興廢之迹。以吐胸中之奇。非若世之高談性命。而於時勢茫不知所措者比。嗚呼。此徐氏之所以推叔子爲第一也歟。流賊之未至寧都也。人皆謂寇遠難猝及。叔子獨憂甚。移家翠微峰。居焉。捍禦皆有法。邑人勸之。士友倚之。竟免於難。其善料成敗如此。則其言論措諸事業。未必無成功。而布衣窮居。終不得一試焉。亦可惜矣。雖然。其文足以行遠而垂久也。安知其果不行于百世之下乎哉。頃予讀三家之文。而於叔子尤愛之。因掇其粹爲三卷。以眎同志云。

梅墩詩鈔序

往年豐後廣瀨吉甫來江都。故祭酒靖恪公聞其善詩。召而觴之八室樓。是日予暨諸友皆侍焉。酒方酣。吉甫談本州山水之勝甚奇。一座爲之傾倒。相與賦詩遣興。公深稱吉甫之敏警。予亦愛其爲人。僂欲投編。而吉甫之轅已西矣。後數年。吉甫復來。垂帷于都下。於是始得締交相過從。上下其議論。吉甫性駿快。無城府。博涉群籍。尤竭力於經世之學。其志將措諸事業。固非以區區詩人自居者。而筆力雄鷲。才華橫飛。長篇大作。迅如風雨。駸駸乎入古作者之林矣。嘗

自釐其集。將付梓。屬序於予。予多事。未及援筆。而吉甫復西旋。倏踰二年。劄劄氏告成。乃托門人屢申前請。予亦安可負息壤之言。因追惟靖恪公學問文章。天下仰之。以爲泰山北斗。其溫厚慈諒。好士愛才。殆不讓歐陽子。若得閱茲集。意者當擊節嗟賞。賜一言華袞。以增吉甫之光彩。使京攝紙價頓貴。不翅皇甫士安之序三都賦。而今則邈然爲騎龍之人矣。此匪特爲一吉甫惜。抑爲天下之文人才子。抱魁壘不群之器。而聲譽未馳騁于世者惜也。顧予不腆之文。曷足以爲茲集重。而吉甫乃督促不厭煩。非所謂愛及

屋烏者也耶

溪琴詩集序

南紀稱山水秀麗之區。而熊野山最靈。有徐福墓焉。有入示溪琴山人詩云。片帆遠指海東霞。回首咸京雲路賒。萬里蓬萊舟未達。君王已上輜涼車。余一見驚歎。以爲絕唱。顧門生曰。溪琴何人也。門生笑曰。溪琴是南紀詩人。聲名隆隆震世。而先生獨未之聞乎。余亟求其集閱之。則知山人以南朝忠臣之遠裔。棲遲於山水秀麗之境。波光映簾。嵐翠滴衣。琴酒圖書。有以自樂。而所與交者。多雅人韻士高衲之徒。於以

論文史。析名理。浩浩如也。故其發於襟詠。別開生面。不以纖巧浮豔爲事。上焉者孤情絕照。神韻冷然。優入韋柳之室。次亦清逸典麗。不失元遺山高青邱家法。方今詩壇中。鮮能相頡頏者。宜乎聲名之隆隆也。嗟賞久之。頃者山人第三集刻成。介菊池子顯。請題一言。乃書所見付之。且曰。吾聞山人藉奕葉之資。恍爽好義。每存心於經世。非布衣窮居憔悴之士。倚視田以爲生活者比也。則其所以鳴泰平之盛。紹祖先之忠烈。而不朽於後世者。又必有道矣。奚獨詩乎哉。

米庵百律序

慶元已還。以書鳴天下者。指不勝屈。而未聞其工韻語。又未聞其集刊行于世也。惟市河米庵翁。自少馳書名於海內。又善詩。其絕句已刊布。今復選律體以傳。從前書家所未有也。荀子云。藝之至者。不兩能。翁旣以書成家。詩特其遊刃所及。雖或不巧。亦無愧色。而意新句麗。視世之專門家。不多讓。幾乎兩能。其雕而傳之也。固宜。先是翁謝城市。退居暘谷。境僻樹密。車馬之聲不聞。幽花奇石。曲沼邃榭。翛然如與世相隔。而憲堂壽踰九十。翁亦七十餘。顛白眉龐。著萊服。侍鳩杖。熙熙然相從于青松翠筠之間。是則極天

文淵閣續編  
倫之樂事。享人間之清福。而書益妙。詩益巧。饒冲澹  
閒適之致。非所謂居移氣者也耶。自古文人墨客。局  
促於城市湫隘之區。爲車馬塵埃所侵汨。不能盡其  
伎倆。復欲營數弓清閒之地。以送老而弗獲者。何限。  
而翁乃獨占此勝境。以頤神怡情。其年壽安得不脩  
遐。筆墨安得不清高哉。讀此集者。匪直稱其詩冠於  
書家。亦可以想見其風致矣。

書法摘要序

竹坡馬場翁嘗著書法摘要若干卷。古人秘訣悉萃  
焉。授予以首簡。予天下拙書也。而序之。是代大匠運

斤也。敢辭。翁不許。乃漫爲之序。曰。書法其猶規矩乎。  
天下之方者圓者。櫛者弇者。萬不同。而梓人執規矩  
蒞之。無不可爲者矣。雖然。粗工所用。此規矩也。大匠  
所用。亦此規矩也。而巧拙良楛。不翅天淵之相懸。何  
耶。輪扁所謂得於心。應於手。有數存於其間者。固非  
言詮所能博。惟可以意會而神領之矣。李氏密論。乃  
臨池規矩也。舉天下萬殊之字。無一遁其法焉。學者  
精究之。何字不可書。獨至于天機流動之妙。則非夫  
心手相應。沛然乎法之外者。疇克爾哉。然不繇其法。  
而欲臻其妙。猶捨規矩而制器。雖工倕魯班。莫能爲

也。且書心畫也。尤當養心。王右軍矯矯風節。爲典午  
一代偉人。故其筆翰冠絕古今。褚河南顏魯公柳少  
師之徒。亦皆一時名賢。觀其書。可以想見其風采矣。  
彼心術不正。人品不高。而猶以善書聞者。君子不貴  
焉。蓋養心者道也。絲法者技也。技雖精而非得道無  
以神之。此又可弗深長思乎。第予不能書而徒言之。  
翁應局局然笑其妄。然翁忠厚有氣節。不肯曲意以  
媚世。所居衡宇蕭然。水竹清幽。門外塵囂。風馬不相  
及也。故其書道美而蒼勁。能得柳少師蘇長公筆意。  
蓋亦邃於養心者矣。必不至河漢吾言也。

### 海內偉帖序

丙申歲端月。讀書於見山樓。朝雨新霽。雲翳消駁。芙  
蓉峰摩天而出。晴雪爛然。秀色入窻。忘身爲城市人  
也。適有客踵門。年可六十左右。語頗帶京音。怪問之。  
則拜跪致辭曰。小人姓小野。稱新四郎。備後福田村  
民也。自少愛山水。而爲世累所絆。不得逞其志。近歲  
婚嫁始畢。腳力猶健。廼歷覽海內。今已閱四春秋。而  
足迹殆遍五畿七道之間矣。性又愛書畫。所到必訪  
求名流。索其揮灑。遂裒然成巨卷。名曰海內偉帖。因  
欲得先生之序。傳之子孫。敢率然以請。予延而與之



坐叩諸州山水風土之勝。翁歷陳若指掌。又取其卷觀之。凡六十州。碩儒名士文人墨客之筆蹟。簇擁攢蹙。目眩而口不暇讀焉。於是慨然謂之曰。翁少長于閭里。其所事不過課桑麻較晴雨。而能愛山水喜書畫。至老益篤。遂脫略世累。周遊天下。此固高人逸士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爲。苟非其心超於貧富寵辱之外。而卓然獨立者。不易窺也。況此卷雖不無玉石之淆。而海內名流筆墨所匯萃。予何足以序之。然有可爲翁一言者。保元平治而降。風塵屢驚。玄黃相戰。至天文永祿之季。壞亂極矣。士大夫日夜擐甲提槍。竭

力於戰鬥。而黎民就徭役。輓芻飛粟。俵俵乎陷塗炭之中。當此時。保首領全妻子之不暇。尚何暇採名山大川邪。元和以來。四海清平。無一烽一燧之警。行旅千里不裹糧。到處如歸。故翁得以極山水之樂。抑誰之力哉。且騷亂之餘。文學掃地久矣。今也奎運日益昌。雖遐邑僻落窮海絕徼之間。猶不乏文人。故翁又得以成偉卷。此皆非國家累洽重熙深仁厚澤之所致也哉。翁其歸矣。會一鄉父老。出此卷示之。并說山水風土之美。與夫文人墨客之秀。而於四海泰平德澤之盛。尤反覆致意焉。必將有喟然而歎。油然而

而興相率敦禮讓。勤力作而不虛負。為盛世之幸民者。則此卷所係者偉矣。非僅以供展玩之資。為子孫之鴻寶已也。翁蹶然起謝曰。先生之言亦偉矣。蓋書以冠此卷。天保七年上元前一日。屬稿於江戶駿臺見山樓西軒。

田園雜興詩序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是陶淵明田居之作也。高古冲澹。真有羲皇上想。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隣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是柳子厚田家之作也。清遠蕭散。極塵外風致。竝為千

古絕調。迄于范石湖。有田園雜興六十首。格調雖遠。不及陶柳。而意新句巧。不襲前人一語。善寫田家情景。後世作者。竟不能脫其範圍。今小野詠沂君。於石湖之外。更闢壇宇。得詩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於是風俗之淳樸。節序之早晚。與夫野梅墟柳。壠麥圃菘之變態。無所不備。始可抵一部農書。而意新句工。視石湖不多讓焉。然詠沂則曰。此特為黃吻小生。示蹊徑耳。何其謙也。因憶予為童子時。與農民雜處。頗知田家興味。猶記新秋之夕。望燈火而歸。稻花風涼。飛螢相逐。草露沾衣。蟲聲如雨。便欣然欲綴詩。而寒

鄉無書。石湖且不可得。尚何望陶柳。當是時。信得沂沂。此卷閱之。其資吟料。顧不多矣乎。展翫數回。追惟三十年舊事。儼如隔世。而一官羈身。塵土滿面。無復當時興味。得毋淵明笑我碌碌耶。泳沂名雄字于飛。所著有詠物一千首。此特其緒餘云。

送樞宇林公再遊豆州熱海序

信嘗讀名山勝槩記。竊歎吾邦山水。於漢土不敢讓。但漢土多操觚之士。一丘一壑。必別挾記之。故其勝莫不彰焉。吾邦自古乏操觚之士。幸而有之。亦能爲山水下筆者鮮矣。是以靈壤奧區。蕪沒于雲煙中而

不著者。不可以一二計。豈不惜哉。乃以講習餘暇。薄遊諸州。錄其勝而歸。輒浼樞宇公之覽。公雅有煙霞癖。爲批信文。又面叩悉其勝。不知膝之前席。每以不能遊爲深憾。甲午八月。公以疾請假。浴于熱海溫泉。於是獲豁平昔之願。而信亦心癢意動。遂追躡上道。謁公于熱海一碧樓。樓俯滄海。雲濤萬里。居然有登瀛想。公方出浴。散髮緩帶。撫景劇談。洵爲曠世快事。今而思之。魂飛于錦浦之上矣。今茲六月。公再浴于熱海。復途過鎌倉。信以事不能復從。然公盡曩遊之所未盡。雄篇大作。益發山水之勝。使夫天台雁蕩。不

得擅重於海外。則信雖不從。亦可以無憾焉。抑謙倉源二位之所都。北條氏之所執柄。而足利氏亦嘗置府以鎮關東。意其邸宅樓臺之壯。照耀于寓內。而今皆化爲禾黍荆棘丘墟矣。獨所存者山水耳。公徘徊踟躕。俯仰今昔。其能無愴然於懷乎。因復竊以爲山水與天壤俱弊。今雖不記。後人猶得而發之。況品藻山水。是特幽人逸士不得志者之事。非所宜言于公也。至若英雄豪傑忠臣烈士之迹。則其所寄不過于朽簡零編之間。而真偽相參焉。先哲名儒。雖有纂修之舉。或不能無遺漏焉。後世相去愈遠。必將薰歇塵

滅而無所徵焉。豈不重可惜也哉。公以博學雄才。據金馬玉堂之署。抽蘭臺石室之秘。無志則已。有志矣。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以成千古不刊之典。於公乎何有。未識茲行。其亦有所感焉歟。謹書此以餞行李。并以訊之。

送吉村麗明還廣島序

江府爲五方輻湊之地。遊學之士。歲以什伯數。而求其能篤志力學。終始弗渝。遂以成偉器者鮮矣。豈非以其安於小成。樂於卑近。而遠者大者。自畫而不肯求歟。頃始獲見吉村麗明。則才學宏博。議論峻拔。察

其志氣。若大有爲者。惜其交遊日淺而遽作別也。因將贈一言。而未得所以言焉。麗明曰。子好山水。子亦有此癖。盍敘之以贈乎。予曰。有是哉。臭味之相合也。予狂愚。不屑今人所爲。欲力追古人而匹之。雖山水之遊亦然。畫島金澤。近在十數里內。都人甚樂之。遊觀者相屬於道。而予僑寓二十年。未嘗一至其地也。至於金洞榛名那須諸山。則齋旬月之糧。涉幽僻無人之境。奇峰怪巖。飛舞秀錯。神氣浩然。如駕風雲。自以爲至樂。而所遇惟樵夫蕘子。曾不見一都人矣。因歎山之卑近者。人以其易至。而遊者如彼其多也。山

之遠且大者。雖極登覽之美。遊者如此其少也。況聖人之道。其遠且大。天下無以尚焉。宜乎人之不肯遊其中而樂之也。是以道愈蕪而學愈支離。徒以博覽善文章。爲無上絕技。不復知聖賢事業爲何物。不亦大可哀哉。今夫城居市聚之人。陟孤島則欣然以喜。俯平波則灑然以悅。彼其平素蹉跎乎湫阨之地。故區區小景。猶且樂之。使其觀千峰之磅礴。萬壑之洶涌。將歡忻踴躍之不暇。而何暇顧孤島平波久矣哉。不以聖人之道磅礴洶湧其前也。聖人之道。雖不易至。而其實具於吾心。雖遠且大。亦不外乎人倫日用。

之間。非若彼名山大水。齋旬月之糧。求之無人之境也。則又何難焉。予狂愚不自量。欲竭一生心力以窺聖賢堂突。不知歲月之不足。而窮且困。卒莫之救也。麗明春秋鼎壯。才力又過絕人。苟志於道。其造之益無難矣。果爾則臭味之相合。豈獨山水乎哉。麗明俯而笑。仰而喟。乃序之以識別。辛卯星夕前一日。

送倉石生序

自聖賢教學之道不明。士之以博學能文鳴于世者。不乏其人。獨至於志氣堅確。踐履敦篤。不愧其所學。則斷斷乎不易得。蓋虛文易而實行難。學者專務其

所易而不用力於其所難。甚至以文學爲風流玩具。此非惟學者之罪。抑亦教者之罪也。予持是說。以警從遊之士。或信焉。或否焉。或以爲迂濶不足聽焉。獨倉石生以年少氣俊之士。乃能篤信不疑。端以律乎身。嚴以制乎行。在都會數年。未嘗踐紛華靡麗之地。其與人交。壹以忠信爲本。人或誘之以非禮者。輒正色叱之。人亦愧服。尤好經術。潛心於古聖賢之道。將以究其奧而措之於事業。其志操如是。恨予痔味不足以發之耳。今茲正月。將歸省北越。故舉其美以告父母僚友。其能以吾言爲可信乎。

送駒留伯盛移居沼津序

予識駒留伯盛於海鷗文社。其爲人英穎喜文章。酒酣耳熱。談辯如雲。洵足壯吾黨之氣。今將徙沼津。沼津在富士峰下。伯盛舉目卽見之。請以此論文可乎。夫富士千仞削成。八面玲瓏。爲衆嶽之宗。文之骨格宜如是也。否則卑矣。三峰插天。上有太始之雪。下界未曙。先受旭光。燦如金芙蓉。文之風神宜如是也。否則陋矣。噴雲吐煙。曳而爲縞帶。聚而爲樓閣。奔而爲怒濤。散而爲擘絮。文之變態宜如是也。否則套矣。至其盤三州。亘萬古。巍然爲大邦巨鎮。則以神氣充塞

其中也。文以氣爲主。亦當如是。否則散以緩矣。由此觀之。富士乃造物者一大文章。而開闔馳騁抑揚頓挫之法皆具焉。伯盛仰而觀之。俯而思之。必有所自得。而文之長進沛乎其不可禦也。他日復來參文社。則人將推爲藝林中之芙蓉峰矣。吾雖老尚能拭目觀之。

贈一萬田子逸序

始予遊上毛草津。竊謂除清泉白石之外。無可與語者。至則一萬田子逸在焉。子逸樸直不飾。出肝肺相示。予驚喜如遇舊識。與之升蒼山。臨深谿。蔭長松。掬

效續卷一  
五  
清流。子逸兩耳俱聾。卽大聲疾呼。論古豪傑事。響振  
林薄。野禽羣夫皆驚。子逸居在上毛本宿村。狂峰怪  
巖。刺天盤地。爲絕勝之境。以予酷愛山水也。將前導  
而極其勝。予以歸期已迫。辭則悵然。若有喪。嗚呼一  
朝相遇于萬山之中。顧能懇篤如此。予將何以報之。  
子逸之先。爲豐後國主大友能直第六子。稱一萬田  
景直。大友氏亾後。退而隱于上毛。業醫旣五世矣。而  
先人好學。伉爽有氣節。教子逸甚嚴。不幸蚤卒。豈可  
不繼其志乎。子逸志甚篤。才甚銳。頗能通諸家之言。  
然每以耳聾爲大戚。予謂天下有耳者何限。而其心

則聾矣。今子逸心孔甚聰慧。能通曉古今。獨其耳廢  
而已。大丈夫奉父母遺體。立于天地之間。不能以道  
術鳴于一世。振名家之餘烈。而爲區區形骸所拘累。  
委夜光於糞壤。埋太阿於塵土。不亦惜乎。方今人才  
寥落。若子逸者其與有幾。子逸惟當憂志氣之不立。  
勿以耳聾爲大戚也。將別書此以勵之。天保九年五  
月小建。書于草津寓所。是日天陰雨下。雲氣自窻間  
全入。硯席悉溼。亦一奇也。

有備館記

繫長州與朝鮮女直對。爲海西要鎮。賢主代興。隆文



效續卷一  
崇武忠厚禮義之風。藹如也。先是泰桓公始建學於國。曰明倫館。厥制定備。第江府之邱未有學。夏番諸士無所肄習。今侯立五年。爲天保辛丑。是歲十二月。新建學於邱。其制雖不如國學之壯闊。而講堂翼然。射圃馬埒。刀槍之榭。皆在其傍。夏番者始得肄習。然後學校大備焉。祭酒培齋林先生。取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之語。署其匾曰有備館。而信奉命爲記。曰三代之盛。文武合爲一塗。其建學造士也。導之以道德。教之以詩書禮樂。凡所以正心脩身。經理天下國家者。固已爲精詳。而車馬弓矢之事。出兵授捷。獻馘

之法。亦莫不於是焉。講明之。故學者皆脩仁義忠孝之道。習禮樂射御之術。才與德俱進。文武惟其所用。天下無事。則可舉以當公卿百執事之選。而隆泰平之化。有事則援桴鼓。持干戈。仗義敵愾。以致斬獲之功。此豈非薰陶漸摩之功。乃能至此耶。蓋不學文。則無以明倫理。達政教。不講武。則無以捍封疆。討寇賊。二者相須而濟美焉。此三代聖人所以建學而育人材之本意也。雖皇朝之制亦然。信不敢苟求。止以侯家言之。遠祖江帥公。與菅原氏世掌文教。而兼通韜略。源義家師之。大著勲閥於東陸。覺阿公有

文武長才。相源右將霸天下。洞春公神智雄略。戡定  
十餘州。而軍旅之間。聘諸儒聽講。繇此觀之。文武一  
塗。乃祖宗之舊章。抑皇朝之大典。詎可不察  
其所自。而欽崇之邪。今侯誕纘先烈。建學於邸。其意  
將俾多士。益竭力於文武。上以藩屏幕府。下以  
撫綏黔黎。而外則禦蠻夷侵擾之患。可謂盛矣。聞其  
風者。孰敢不感起。矧於忠厚禮義之俗。尤當顛顛焉  
相率以趨之也。雖然。立教之本。自人主始。漢明帝起  
大學。建辟雍。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教亦至矣。而先儒  
胡氏。以爲未知所以教。何則。其本有未盡也。今侯恭

儉慎德。勵精圖治。巍然以身爲一藩之表。而群臣多  
奇才異能。篤志力學之士。苟率之以漸。摩之以歲月。  
則必有雄駿英偉。傑出于一世者。排肩而興。使天下  
之人。曰。文足以明倫理。經家國。武足以捍封疆。討寇  
賊。惟長州爲然。豈不更盛矣哉。信以文學出入門庭。  
講經於館中。有餘榮焉。故不敢以擣味辭。爲之記。以  
諭多士。庶乎其有以自勗焉。而不負今侯之盛意也。

弘齋記

大聖寺侯好學。延信聽講經。一日有命。撰其書室之  
號。并爲之記。信辭謝不獲。乃取魯論之語。名之曰弘

齊。蓋學不過脩己治人而已矣。脩己人皆可學而到焉。至於治人則非有位者不能也。故雖至聖若孔子。大賢若孟子。猶且不能得百里之地而治之。然憂世憫民之心。發見于語言之間。戚戚然如疾痛之在體。況邦君諸侯。任社稷生民之責者。宜宵衣旰食之不遑。而何可置之度外哉。夫治久。孔孟之所冀而不能獲。而今乃儼然居其位。得以展抱負而施德澤。非天下之至幸也耶。雖然。生於深宮之中。長乎婦女執御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虛諛薰耳。驕奢蕩心。股生民之膏。供無用之費。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婢妾

餘梁肉而民不饜糟糠。遂至財用匱乏。上下困竭。仰給於商賈。其知識反不如布衣紉屨之士者。或有之。抑亦非至幸中之至不幸也耶。嗚呼。居有爲之位。遇有爲之時。而委靡乃爾。是無他。由不知弘道而已矣。夫道出於天。而具乎人。苟能弘之。則仁義之心。發出于日用之間。如山泉湧而春潮進。足以撫黔黎靖邦國矣。而其要在於奮勵以立志。激昂以力行而已矣。凌雲之材。起于寸蘖。誓天之水。始于涓滴。頭步不止。千里可至。累土不輟。丘山可成。志之不撓。行之不懈。必當弘其道。崇其德。遂納斯民於富庶仁壽之域。而

令聞盛譽。與日月爭光矣。豈不盛哉。侯以天質之純粹。才力之富贍。而資之以聖賢之學。恭儉慎德。勵精圖治。凡聲色器玩奢靡遊宴。富貴者之所沈溺而忘返者。舉不足撓其心。而孳孳然惟經術政事是勤。其志高行醇。實列侯中所罕媿也。後來益弘其道。崇其德。而納斯民於富庶仁壽之域。可知已。雖然。難持而易肆者。人心也。難著而易泯者。道心也。詩云。靡弗有初。鮮克有終。侯又以此爲深戒。則於弘道乎何有。信謏陋。謬蒙禮遇。故敢敘鄙見以爲記。庶乎效涓埃之報云。嘉永紀元戊申孟夏。

聽松居記

聽松居在西郊世木村。祭酒述齋林公支族某君別墅也。公一日遊而樂之。爲加脩治。然純以野趣爲主。無有綺石珍花文甃雕甍之飾。其清曠閒澹。與世所稱名園者。夙然不侔矣。予嘗得從檀宇先生往遊。草堂數椽。薜蘿遶壁。堂外多松。風謖謖而起。聲如涼琴。清瑟。堂之南。蔬圃繡錯。有亭不盈堵。而嶽蓮萬丈。排戶而入。曰攬岳亭。自亭而西。長松成林。林外茆舍翼然。四無障壁。尤於遠眺爲宜。平田萬頃。丘陵夾馳。每春夏之交。翠秧與綠樹相映。四顧無人聲。儵然作塵

外想。曰延綠混碧舍。蓋取柳子厚之語也。從舍東迤地勢漸高。土山隆起。躡磴而登。函根足柄諸山。螺黛稠疊。而岳雪爛然。朗出于天半。曰揖岳臺。此皆足取以命名。而地宜松。到處楚楚蔭映。晚節後凋。又可托焉。以見志。故名曰聽松居云。園廣萬弓。不限以儲胥。傍近可遊者甚多。孤村冷廟。幽林密篠。皆足以供逍遙盤旋之適。公遊而樂之。不亦宜乎。公自少壯已登朝。翼贊政教。經綸時務。道德事業之懿。巍然爲一代山斗。其任益大。則慮益周。其責逾重。則心逾勞。況乎近歲宿德元老。寢以淪謝。而公獨負海內之重望。尤

宜有以娛其心。養其神。以副士民顒瞻之意也。而公不喜世俗所樂。暇則去而之乎郊野之間。課奚奴。栽花藥。倦則入草堂。燒楮。擷圃蔬而煮之。曰樂哉遊乎。是我之所以娛心養神也。夫以公爵秩之崇厚。而於天下之樂。宜無不得。顧乃以此爲至樂。非所謂身居魏闕。而心在江湖者。其孰能與於斯。予推魯。叨辱公父子之知遇。猶之墅中草木。承恩光而彌茂也。故爲之記。將以與松籟相和。而頌公之壽於無疆焉。

藕潢吟舸記

梧南林君。性愛山水。近歲覓勝地於霞關之陽。居焉。

霞關。城中熱鬧之區。相距僅一牛鳴地。而車馬之聲不聞。南與溜池接。綠樹平林。煙水渺然。芙蕖之的。雁之翔遊。間見錯陳。而岳蓮突出西丘之上。於是喜甚。亟構一樓於水滙。鉤簾四望。如坐舟中。而青嶂白波。相映于左右也。君每退朝。輒偃仰以攬其景。而寄興於聲詩。尊人述齋公。因以藕潢吟舸名焉。而命記於予。夫在官途而享清閒之職。居都城而領山水之勝。斯乃人間清福。雖古人不能兼取。則君之所得。不已多矣乎。然君以述齋公第四子。繼讀耕齋先生之後。先生與鷺峰先生。竝掌文職。爲天下儒宗。則君

固當嗣其芳猷。揚其郁烈。道德節行之高。經術文章之懿。輝輝然如芙蕖出水。而馨香之彌遠。彌清。昔周元公道德甚隆。所著太極一書。開千古之絕學。而酷好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又愛蓮。自爲之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政事高天下。而官跡所至。必盤旋林壑之間。嘗作書室。列花石於簷外。名曰畫舫齋。由此觀之。古之君子。曷嘗不以山水花月自娛。持其所見者高。而所得者深。故雖山水花月。皆爲涵養之資。而語言文辭。莫非至理妙道之發見也。今公之命樓。藕則取於周。舸則取於歐。以寓期望之意。而不肯明

言者。蓋欲使君默契於隱躍之間也。故予推其意記之如此。

存脩居記

往年。飯田世子梅軒公。受業於述齋林先生。嘗請命其書室。先生曰。大丈夫心。當如青天白日。而其道在於絕私意。范益謙座右戒宜守也。因取其語曰。存脩屋。公感喜。屬亞相日野公書匾。揭諸楣間。朝夕觀焉。以自警。間又命信作記。信竊謂先生一言。極為正大。意當發聖人道德之蘊。以指教之。而其所告戒。則不過益謙座右之語。何其切近也。公天資英偉。亦當刻

意於經世之業。而朝夕乃以此為戒。又何其志之篤也。聖人之道。高矣大矣。而不越于日用彝倫之間。可以治國矣。可以平天下矣。而莫要於存心脩身。蓋心雖寓於方寸之中。而其理與天地萬物相流貫。身雖不過七尺之微。而其用與四海民人相酬酢。故心存身脩。則源潔而流清。表端而景直。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不然。雖有豪傑之資。絕倫之才。源濁表曲。大本不立。安能治天下國家哉。世之人。惟知天下國家之為大。而不知心身之為尤大也。惟知治天下國家之為難。而不知存心脩身之為尤難也。是以務遠大而

忽卑近。喜功利而遺道德。卒陷於小人之歸。豈不哀哉。今觀益謙所戒。皆至近。尤人之所易忽。而於存心脩身。大有所害。誠能察之於念慮之萌。謹之於事爲之著。一切屏絕。如惡臭之不可近。如豺狼蛇蠍之不可玩而狎。使私意不得行焉。則心存身脩。光明磊落。如青天白日。治國平天下。可運諸掌上。其樹立若此。真可謂大丈夫矣。嗚呼。此述齋先生所以命室之深意。而公之所宜猛省焉。而自勉也。顧信不肖。何足以言之。然亦嘗從先生受教。又久辱公之知遇。故不敢固辭而爲之記。

攬勝亭記

天下山水之勝。可攬者多。而人生之至樂。莫踰山水者矣。然而達官之士。貪權勢。戀富貴者。至鐘鳴漏沈。而猶不知退休也。幽人逸士。果於忘世者。頽然自放于山林之間。而不肯以蒼生爲念也。惟豪傑之士。進則都將相之位。振材力於一世。退則娛情山水。超軼于風塵之表。俯仰無愧于心。出處各適其宜。此乃天下之所崇重。歆慕。而寥寥千載。惟范蠡張子房數人而止耳。然皆不幸遇雄猜之主。惴惴然惟恐首領之不能保。故其奉身而退。亦出于憂讒懼禍之餘。孰若



君臣一德。明良相遇。進退綽綽有餘裕也哉。會津老職蒙齋丹羽君。德器深宏。才兼文武。藩侯固知其可大用。會文化中。東陞有魯西亞之變。官命侯防之。卽擢爲將帥。戍唐太島。當是時。昇平日久。民不見兵革。連州騷然。君提數千之兵。涉窮髮沍寒之境。號令整肅。毅然有古名將風矣。後又戍相州。以備外寇。君總督師衆。訓練經畫。皆合機宜。遂晉老職。理政務。德惠敷施。聲望益隆。旣而告老。營別墅於城西柳原村。構一亭其中。翫山水。哦風月。不復措意於世務。得以享人生之至樂矣。蓋君以文武才略而資之以忠

誠。上爲明主所知。下爲臣民所信。進則得以展其抱負。退則得以娛其性靈。外有優待之榮。而內無讒毀之憂。較之范蠡子房諸賢。吾未知其材力孰優。然遭遇之美。則遠過之矣。茲非天下之至幸也邪。會津多奇山水。而茲亭又聚其勝。因分爲十景。而謂之攬勝者。述齋林公所命云。乃者。賢嗣親卿君。介海老名叔尚。屬予爲之記。予固歆慕君之爲人。故舉其出處之大者。以爲記。若夫山水之美。十景之詳。則異時儻得親睹之。雖老矣。尚能爲君賦之。

遜齋記

長州侍講小倉公脩。扁其室曰遜齋者。一齋佐藤先生所命。且書云。頃屬予爲之記。公脩志篤氣醇。讀書甚精敏。與予交已數年矣。固不可以不文辭也。夫道之高大。如天然。天無窮際。道亦無窮際。苟非遜其志。夙夜自強不息。惡得窺其全體哉。然世之學者。略涉經史。輒侈然自大。不肯遜志求天下之善。何也。今夫溪澗雨潦俄集。湧出橫溢。勢若可畏。而一轉眄即可褰裳涉之。其所容者狹也。至于滄海。則百川灌之而不溢。大旱爍石流金而不涸。我編巨艦。大如丘山。而不以爲重。龍鼉蛟龍魚鼈。並育駢生于其中。而不以

爲勞。其所容者宏也。丈夫之學道。宜當遜其志。宏其量。如滄海之莫不容。然後庶乎有以窺之矣。彼侈然自大者。此特區區溪澗之量。其終身局促于估畢。而於道無所見。無足怪者。公脩齒髮甫燥。卽講究經史。今已儼然大藩侍講矣。而自視欲然。從人問業。惟恐不及。豈非其所見者甚高。所期者甚大。故能好古敏求。欲以盡收天下之善而不遺也耶。且公脩始祖尚齋先生。入整宇林公之門。爲都講。課生徒二十年矣。享保中。藩侯建學於荻也。徵還之。使定其制度。是爲明倫館。而江戸之邸則未有學也。天保辛丑。今侯建

學於邨。命公脩董其事。學成。公脩行釋奠之禮。升座開講。大夫士皆竦聽。以爲希覲盛事。實有備館也。夫以長州儒員之多。而學校之制悉出于小倉一家。祖孫疊徽接輝。名垂後昆。若有數存焉。其間者公脩益遜志敏求。終始弗渝。則學之進德之脩。源源乎其來。浩浩乎其不可禦。而道之全體。庶乎有以窺之矣。此乃一齋先生所以命且書之意也歟。

響玉亭記

苟得其精。雖技藝之末。有可觀者焉。若不得其精也。詩書禮樂之懿。亦虛文耳。夫棋者。技之尤小者也。而

至理寓焉。學者輒斥之曰。此區區者。於道無所得焉。何足以觀之。此亦弗思之甚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有形而道無體。有形者。局於一。無體者。通於萬。故自舟車鼎俎之大。以至於敦牟卮匱之微。莫非道之所寓焉也。何獨至於棋而無之。顧其自得之何如耳。偶坐沈默。凝神瞪目。運奇想於飛玉之間。抽秘思於紋楸之中。風雨驟至。雷霆鬪乎前。弗顧也。斯可以忘世矣。雖然。此特其小者耳。縱橫開闔。擣虛批亢。神出而鬼沒。蛇伏而龍騰。勝算活著。每發於人之所不慮。斯可以用兵矣。雖然。此猶粗者耳。黑

白以象陰陽。方圓以象天地。一翕一闢。一消一息。盤峙乎西北。漫衍乎東南。或疎而忽密。或離而復合。斯可以察造化之變矣。棋至此始大焉。雖然。未極其精也。局靜而子動。動者智也。靜者仁也。其靜也。未嘗不動。其動也。未嘗不靜。函衆理於至靜之中。幹萬事於至動之際。仁以體之。智以行之。斯可以得心性之妙矣。棋而至此。高矣美矣。弗可以加矣。嗟乎。非天下之至精。不能晰其理。非天下之至神。不能察其幾。非天下之至純。不能造其微。此豈可以末技慢之哉。肥後人。赤星因徹。年僅二十有二。而棋手既入妙品。非天

才秀絕。巧力兼至者不能也。嘗命其亭曰響玉。介熊本文學野阪某索記。因推棋之道之大且精者爲記

文略續卷一

終

良齋文略續卷一 終

